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
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
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
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
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
余亟懇息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

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已之情亦有已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荅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 謨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厯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間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罍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

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
兩漢之書爲事丹黃雘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
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
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
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
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
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
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
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
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

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
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
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
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
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
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
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
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
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
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
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
氏傳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
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
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
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
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
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
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
不宗尙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先
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
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
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
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
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
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

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

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
而其詩亦亾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
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
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錢諸梓
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霏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

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于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

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

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以就正于有道焉

江寧劉文

奎楷

鐫字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 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
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
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
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
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
子橋褐趨時橋本或作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爲急傳云
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
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
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
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

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

列女辯通傳亦載之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

處女抽觴以

俗本此下脫三百六字從毛本補

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

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
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

婦人乎

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

奠然而棄之從

舊作促案上文云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爲是據御覽列女傳改

正

流而挹之奠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

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

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

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

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

列女傳有過賢

則賓四字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

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綌五兩

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

遲乖人

句有譏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

分其資財棄之

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

之者矣

列女傳作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

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

思

毛本作息乃後人所改今從詩攷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

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荅曰阿谷之

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

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乎家語五儀解智者上無有字

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

理飲食不節勞過者

說苑作佚勞過度者家語同此似脫二字

病其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
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
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文子符言

篇載老子
之言略同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胡本作乎水火在

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

積則光炎燄同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
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遙死降禮疑是隆禮

君子有辯善之度

荀子脩身篇作扁善之度楊倞注引此併釋之云言君子有辯別善之法

即謂禮也

以治氣養性

荀作生

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

配堯禹宐於時則達厄於窳則處信禮者也

荀作禮信是也

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

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

不由禮則塾

陷生疾

塾荀作觸

容貌態度進退趨步

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

字誤為移也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

荀子補正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

故人無禮則不生

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事屬下句今案行字衍王乃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亾無日矣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

柳下惠不

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己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

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

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

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

世

世上說苑
有後字

與日月竝而不息

不字脫依
說苑補

天不能殺

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

樂死也非

此非字本缺
依說苑增

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

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

此六字說苑作士不辭
也仕與士古亦通用

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

吾所好

此九字本皆脫案無此則上下
語意殊不完全今據說苑補入

故阨窮而不

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

新序節士篇作揉桑以爲樞
莊子寓言篇無揉字餘同
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

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本皆脫車

字據莊子

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

楮冠莊作華冠

新序補以樺皮爲冠也黎莊子新序皆作黎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

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

之匿

莊子新序作慝

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

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

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

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

新序作累之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

盡乎美善

善本謔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能盡善善盡美家語五儀解作遂不能備百

善之美作善字是

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

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

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

知本或作和非

其勢然

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皜

皜容人之混汚然

荀子不苟篇作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域域者哉楊倞注漁漁

明察之貌

域域昏也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

貢執轡而問

說苑立節篇作子路問

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

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

亾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亾而不死非勇

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

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
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
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
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
名彰也詩曰本亦作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
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
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
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
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
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
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
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
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

露不使

使上本皆衍凋字說苑
建本篇作不使今據刪

賢士欲成其名

說苑
作賢

者欲養

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以爲子路之言家語

致思

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

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

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

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

不與家珍

御覽四百四十一與作以又此下有且吾聞君子貴義而賤利一句似不當有病

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

御覽

死之日

宮女繯絰而從者十人

謂從死也孔叢記義篇謂內人從死者二人案檀弓止謂

內人皆行哭失聲至魯語則載敬姜先戒其
妾以無洵涕無搯膺云云則必無殉死之事此不足
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大戴本命篇作

徹昫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戴作徹昫說苑辨物篇作達眼

而後能見八月生

齒

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同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

而後

能食暮年齷就

大戴說苑俱作生齷

而後能行三年腦合

說苑作頤

合大戴作瞎合瞎為目童子精似不當言合或云从月亦無攷家語本命解作腮合

而後能言

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
七月生齒七歲而亂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
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
情縱欲反施亂化舊脫亂字據說苑補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
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
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說苑有不可過也

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

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文選注凡六引皆作躊躇唯鸚鵡賦注與此同

順賦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

說苑有之字

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

莊本皆作仕譌新序義勇篇作莊善無之字渚宮舊事注

云新序作莊義之恐誤

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

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興本皆譌與今案文義改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曰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程本作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

淮南繆稱訓作噞

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

峭則陂

淮南作岸峭者必陀高注云峭峭也陀落也

故吳起峭刑而車裂

峭刑淮南作刻削

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

淮南琴作瑟

大絃急

淮南作絃

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者

銜淮南作

數策二字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

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

名

淮南削作損損作蔽下
云情行合而名副之

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
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
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
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
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
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礪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礪

仁者

礪蓋苦節過中以自厲爲仁者

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礪仁者也

此下舊本別提行今案文義連之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

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
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
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亾弗能改也雖
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礪
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

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故

濡足本譌作儒雅據新序節士篇改正御覽六十一同初學記引作今以濡足之故

不救溺

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

舊本脫今據初學記御覽補

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亾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

滅其國故亾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

而沈於河

新序初學記御覽抱石皆作負石史記鄒陽傳索隱引新序作遂抱甕自沈于河

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

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採蔬新序節士篇作將蔬下同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

本脫是字據新序御覽補上不已

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

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此十字本闕據新序

補

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

之有哉

之有本或誤倒

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

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

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

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

句見詩攷新序無亦字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
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
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
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
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
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

是使司馬子反乘闔

舊作闔譌案本堙字借用闔堙距堙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

傳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

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子

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

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

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

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

矣易子而食之枵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

似當作可以

楚國而無乎吾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

下舊有子字衍今刪

今得此而歸

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

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公羊作引師而去之此遂

下似脫一引字

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

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

爲通用

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作是

以泣

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

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

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馶吾園

廣韻馶馬土浴也涉扇切

而食吾

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叻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

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

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

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此與列女傳所

載魯漆室女事略相近彼憂魯君老太子幼較近情理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

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本或從毛改爾

不臧我思不遠

今孟子外書爲正篇載之嫁娶無娶字怠作姪挾其變下無權字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不可謂卽指此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

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

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

王曰則沈令尹也

則卽古通用新序一列女傳賢明篇皆載此事沈令尹俱作虞邱子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

疑當有幸

字於王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

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入而進之於王也與妾

同列者十人

列女傳作七人

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

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

列女傳作欲王

多見知人能也似勝此

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

新序作數十年列女傳作十餘

年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

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
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
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
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
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
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
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

本或作
裘旃

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曾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
子之教寢深又賴二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

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御覽三百

八十八引

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

磨

尸子所載略同韓非喻老篇云曾子見子夏曰何肥也云云語略同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

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

見

此條見荀子天論篇楊倞注云此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

風雨之不時是無

世而不常有也上明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

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

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

荀子作耜耕傷稼耘耨失歲此

枯與楛同謂鹵莽滅裂也
傷歲謂無年義與荀異

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

民飢道有死人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脩

一作循荀作脩

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

上

殺讀曰弑

父子相疑是謂人妖

荀重一妖字

是生於亂傳曰

天地之災隱而廢也

荀無此二句

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

用之變

荀作辯

不急之災

荀作察

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

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臍黃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

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

草木根芟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

李善注文選陶徵士詠
芟作核墜作隧古皆通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

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亾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本或作
愁憂乾喉焦

屑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愒其泣矣

何嗟及矣說苑建本
篇亦載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

荀子法行篇作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意亦相同楊注引家語不比於親而比於疎案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數以爲夫子告顏淵之辭非也下亦不同荀子與此同

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

而外親不亦反乎

荀子反與下句遠互易

身不善而怨他人不

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愾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

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

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

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

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竝載此事

東野

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廢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

新序作躡席疑此揭本作躡乃躡字之俗體

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

子何以知之

何以一本作以何

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

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

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一本無也字荀子有

今東野

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

新序銜作御

周旋步驟朝禮畢

矣

言盡朝禮之儀

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

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

荀子家語作攫

新序作觸

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

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本亦作也新序同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

本譌作指血至者死據晏子春秋雜上篇新序義勇篇改正呂氏春秋知分篇

所載不盡同

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

舊本不重今補奉杯

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

盟者皆視足

作之非

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

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

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畱

晏子新序作回

以利而倍其君

新序有者字

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

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

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

子起而出援綏而乘其僕

呂覽新序有將字

馳晏子撫其手

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俟彼己之

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所載同呂氏春秋高義篇作石渚渚宮舊

事其爲人也公正

舊脫正字據御覽四百三十八補

而好直王使爲

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舊脫其字從御覽增

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

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

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不能新序作不敢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
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
先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

悒悒蘧伯玉之行也

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故爲人父者則願

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
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

初學記引

顧子路曰由來取

二字本脫初學記有

東帛

此下衍十匹二

作甚說

字下亦同說苑尊賢篇家語致思篇皆無初學記亦無今據刪

以贈先生子路不對

有閒又顧謂曰取

舊脫謂字取字

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

說苑作

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

見

此語譌御覽四百二作士不中間而見注云中問謂介紹也與下語相類

女無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

御覽作非君子之行也

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

青本皆作清今依詩攷所

引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

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躬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失也礪一作乎其廉而不劓也溫乎其

仁厚之光大也

光一本作寬

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理

本作為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

過聽殺人自

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

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

位受祿為多

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

不與下吏

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

君曰子

子字舊脫今補

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

法失則刑

御覽又有失字

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

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

舊脫臣字誤重一罪

字今刪補

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

疑是忘國

非所望也趣出

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

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闔行以臨官是無功

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

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
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列女賢明傳作淮南是下同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

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

外車軼

與轍同莊子人間世螻蛄怒臂以當車軼釋文音轍戰國齊策主者循軼之途也高誘注

軼途轍之道也

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

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

妻戴紉器

紉毛本譌經一本作織亦妄改今從列女傳

變易姓字莫知其

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

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新序節士篇引詩適彼樂郊適彼樂

郊與此相同毛本改從今詩非是下同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

新序刺奢

篇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此有脫文

羣臣皆相持而歌

新序有曰字

江水

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

毛本作兮

尚書殷傳亦作矣

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

驕疑

六轡沃兮

去不善而從善

而從本皆作兮案不善韻不協不當為句今從新序改大傳作去不善而

就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

林本作去下同

舉觴造桀

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亾無日矣桀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

嗑然大傳新
序作啞然

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

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

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稻粱

無此五

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

本作矣文選注引作也

臣將

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

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

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

本皆作然

事情譌今從說苑政理篇改呂

勞力教詔

說苑作勞煩教詔呂

氏春秋察賢篇作弊生事精氏作勞手足煩教詔

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亾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亾焉

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與著音義同未嘗完也糲米之食

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

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

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猶白也本或作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說苑作成

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

非良本或作良非誤也說苑作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百乘脂車本皆作指車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作枝車皆不可曉觴於韞丘之

上子路與當作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

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音塤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此下本有故字衍負

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

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

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

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
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倉天曷
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

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

此下本皆衍一有字或讀
首士有五有爲句以下五

有字皆爲句
細審似非是

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

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

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

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

泄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

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宐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宐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書已畢

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論書篇皆是讀書此下所論亦是書

其作詩者疑後人習讀論語因妄改此今據二書以復其舊

夫子問曰爾亦可言

於書矣

可言毛本作何大大傳孔叢皆作子何爲於書

子夏對曰書之於事

也

兩書於皆作論

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

燎燎兩書皆作離離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

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

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

可發憤忘食矣

大傳作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

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愴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今本大傳窮

居作巖居非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

程本胡本泌俱作沁

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書

已矣

殆本皆作始譌據大傳孔叢改以與同已字疑衍兩書皆無

然子以

當作已見

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

子曰闢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且嘗悉心盡志已。

大傳作以

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

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

則安之以靜退

荀子修身篇此句下有狹隘
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卑攝貧

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

荀作庸
眾驚散

則劫之以師友

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

標棄猶今人言拋棄荀子
標作標注引方言楚謂相

輕薄爲標
又慰作炤

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

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

以上荀子
文略同

好一則

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

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

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

禮記曾子問文

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郊特牲文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曾子問文

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

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郊特牲文又昏義云以著代也舊本婦降誤作

婦升今據禮記兩篇改正

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

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

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
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
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
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第二

韓詩外傳卷第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

臚俗羶字初學記作羶下

云而工不以巧獲罪似誤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呂靜云飯

器謂之簋型作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索隱本簋作壘

而農不以力獲罪麇

衣而塾領

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紕衣孿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領

今此塾字疑當作塾音周塾有曲義又疑是塾字與戾同竝與孿句義相合毛本作盪更譌

而女

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

功字疑衍而民不以

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

多本或作眾今從林本通津艸堂本聖

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此下毛本即有詩曰云云十一字係誤衍

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

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

本或作政譌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

呂氏春秋制樂篇亦以爲湯之時

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

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

亦當作廷殆

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

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

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

日而穀亾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荝國八年歲六月

歲本或作夏

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

呂氏春秋制樂篇無是字此或本作以是文倒

耳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

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

以之二字衍呂氏作文王曰三字蓋更端之辭後人

以爲皆文王之言不當復舉遂去之而易此二字謬甚

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

舊本禮秩

中間衍一節字依呂飾呂作氏刪之秩本亦作秩飾飾

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

頌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

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

已動二字本皆

脫依呂氏補

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

所以踐妖也

踐如左傳妖夢是踐之踐杜注踐厭也呂氏作止殃翦妖翦踐古亦通用詩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

下而字衍

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

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

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

者之德

荀子王制篇有此文末句作是王者之論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

至毛本作

爲

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

說苑臣術篇翟黃作翟觸觸黃之名也下亦作黃魏成子作季成子

願卜之於先

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閒親臣

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

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

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

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

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

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

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

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者

本或無者字

吾進

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

舊本脫唐字下八卷內有據補說苑

臣術篇作屈侯鮒

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

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

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

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

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

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

此三字本皆闕案說苑作什九居外一居中則此亦

當補三字語意方顯

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
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
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

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

也字本皆脫案

荀子王制篇補之

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

亾故聚斂以招寇

寇本皆誤作穀案荀子作召寇今據改

積財以肥敵

危身亾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

以齊官

正本或作王非

平政以齊下

本或作平正以齊政譌今從林本通津艸堂本

然後節奏齊乎朝

本或脫齊字又乎作于下同今從毛本通津本補正

法則度

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

本或作刑于下今從毛本通津本

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

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

莊當作昭事見左氏哀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竝同

卜之曰河

爲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

望

之字非衍則下有脫文通津本之制或當作之制近是

雖漳江漢楚之望也

寡人雖不德

本亦作得古與德通用毛本通津本作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

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

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

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

痿蹶逆脹滿支隔

本作膈誤御覽七百三十八作隔從之

旨煩喘痺風

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

本脫如字據御覽補

曰省事輕

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

流則逆不作無令

御覽作使

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

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

情不上通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旨不作法令奉行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

本脫人字

據御覽補

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

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

御覽作患

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亾而已矣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況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癰

禮記王制瘖聾跛躄此癰當卽聾之別體集韻以爲羸病則與

下疳蹇複非也

跛眇疳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

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

亾生者眾

禮記經解大戴禮察篇皆有此文

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

林本通津本作皆

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程本祀作配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軛

本皆作楯御覽七百七十六軛類載之作軛今據改

折為

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

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

本或脫此字據御覽補

折為三者

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

本作灑今從御覽

吾兵

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

人者憎其肯餘

肯餘晉字本誤作肯
據尚書大傳改正

咸劉厥敵靡使

有餘

此二句大傳是召公語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

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

度與宅同

而佃二句大傳作各佃其田故毋新說苑貴德篇獲字作變是下又有惟仁之親一句大傳作唯仁是

親此闕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

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

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騶彭彭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

商未

舊脫依禮記樂記補

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舊譌蒯據樂記改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
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
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
不復用也於是廢記作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

舊本作朝覲諸侯知以敬餘
多脫今據記文補十一字

坐記作

三老五更於

大學

五更二字舊脫
亦據記文補

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

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

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亾武

也

言本或作信也本或作乎今皆從毛本似尙有脫文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

本或脫無字林本有

致師而學不能學

本或作禮譌

往教則

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劍雖利不厲不斲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愧別本作壞今從毛本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

詩學一而知二

而毛本作以

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

聞之

事見春秋莊十一年是時孔子未生也左傳作臧文仲下又記其父臧孫達之言似文仲亦誤

記不如說苑作君子聞之爲當下弟子曰作問曰

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

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亾也忽焉成湯文

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

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

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

士之毛本作便人一
本作使人案文選聖

主得賢臣頌注引
作士之今據改

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

二字

舊脫今據說
苑尊賢篇補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

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此九字本皆脫據文選注

補說苑作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

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

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

選注自以下有爲字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

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

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言博謀也

舊脫言字依說苑增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因本皆作

固依說苑改選注無此字

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選注作相選而竝至

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林本通津本來作徂

以小成大

說苑

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此疑脫